

SHERLOCK HOLMES

# 福尔摩斯探案

(英) 亚瑟·柯南·道尔 著  
李家真 译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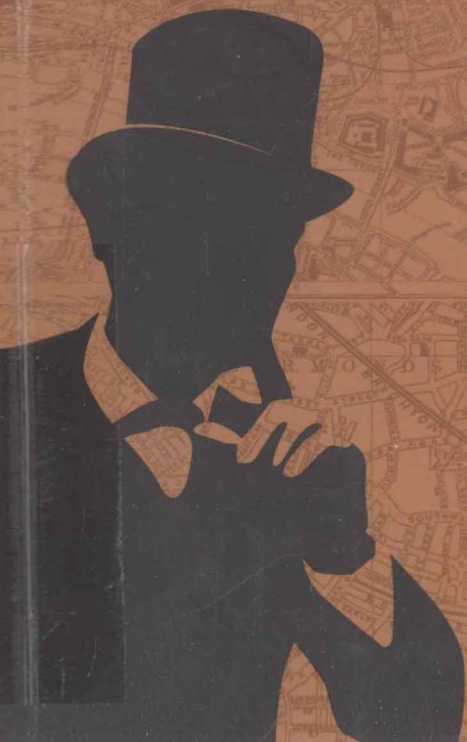
## 全集

6

插图新注新译本

### 福尔摩斯谢幕演出

HIS LAST BOW



中華書局

# SHERLOCK HOLMES

# 福尔摩斯探案

(英) 亚瑟·柯南·道尔 著  
李家真 译注

## 全集

6

插图新注新译本



### 福尔摩斯谢幕演出

His Last Bow

(英) 亚瑟·柯南·道尔 著  
李家真 译注

中华书局

## 前 言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之诸位友好当可欣悉，此君尚在人间，身体健康，惟偶或为风湿所苦，行走略有不便。此君已在距伊斯特本五英里之丘陵地带隐居多年，拥有窄小田庄一座，时日半付哲学，半付农事。安闲岁月之中，此君一再谢绝各种酬劳至为丰厚之案件，决意就此收山。詎料德意志所肇战祸步步迫近，此君遂慨然奋起，以知行合一之非凡才干报效本国政府，由此铸就彪炳史册之功业，相关记述可见《福尔摩斯谢幕演出》。另有往事数件，鄙人珍藏已久，现与《福尔摩斯谢幕演出》一并刊出，以完此帙。

医学博士约翰·H. 华生

伊斯特本(Eastbourne)为英格兰东南滨海城镇,今属东萨塞克斯郡。《第二块血迹》当中曾经说:“如今他(福尔摩斯)已经毅然决然地离开伦敦,遁入萨塞克斯丘陵,以研究工作和蜜蜂养殖自娱。”

前 言	001
威斯特里亚别墅	001
纸盒子	045
红圈会	079
布鲁斯-帕廷顿图纸	109
垂死的侦探	151
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夫人失踪事件	175
魔鬼之足	205
福尔摩斯谢幕演出	241

# 威斯特里亚别墅



## 第一部分

### 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斯先生的奇遇

根据我记事本当中的记载，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，具体时间则是一八九二年<sup>①</sup>三月下旬。我俩吃午饭的时候，福尔摩斯收到了一封电报，并且草草地写了一封回电。他没有发表什么看法，电报的事情却在他的脑海里久久萦回，因为在此之后，他若有所思地站在生着火的壁炉跟前，抽着烟斗，目光时不时地投向那封电报。突然之间，他冲我转过脸来，眼睛里闪出了恶作剧式的光芒。

“依我看，华生，我们必须得承认你的文人身份。”他说道，“作为文人，你对‘怪诞’这个字眼儿作何解释呢？”

“稀奇古怪——不同寻常。”我如是回答。

听了我给出的定义，他开始大摇其头。

“毫无疑问，这个字眼儿不光有你说的这些意思，”他说道，“还暗含着‘悲惨’和‘可怕’的意思。只需要回头想想你用来折磨耐心公众的那些记述，你就会发现，‘怪诞’这个字眼儿恶化成‘罪恶’的次数是多么地频繁。想想那个关于红头发男人的小小事件吧，刚开始只是显得非常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篇故事首次发表于1908年9月及10月的《斯特兰杂志》(The Strand Magazine)，分两部分连载。本书其余故事亦首见于此杂志，以下只注时间(本书注释中的首次发表时间都是就英国而言)。“一八九二年”是书中的原文，但这个时间与《最后一案》和《空屋子》当中的说法存在矛盾。按照那两个故事的说法，福尔摩斯于1891年失踪，1894年才回到伦敦。





怪诞，结尾部分却变成了一次铤而走险的银行抢劫。还有啊，关于五粒橘核的那件事情也是再怪诞不过，后来却直接导向了一桩蓄意杀人的阴谋<sup>①</sup>。所以呢，一看到这个字眼儿，我就会加倍警惕。”

“电报里也有这个字眼儿吗？”我问道。

他大声地念出了电文。

适才遭遇怪诞之极，令人难以置信。可否相询？

斯科特·埃克斯

查林十字邮局

“发电报的人是男是女？”我问道。

“咳，当然是男的？女人是绝对不会发预付回电费的电报的。有这个必要的话，女人的选择就是直接上门。”

“你答应见他了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自从咱们逮住卡鲁瑟斯上校以后，这段日子我是多么地无聊。没能跟相应的工作连接到一起，我的脑子就像是一部空转的引擎，迟早会把自个儿折腾得七零八落。生活平淡无奇，报纸枯燥无味，看样子，胆略与传奇已经永远地抛弃了罪犯们的世界。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当然是什么问题都愿意调查，不管它到头来会有多么琐碎，这还需要问吗？好了，我要没搞错的话，咱们的主顾已经来啦。”

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节奏整齐的脚步声。片刻之后，房东太太把一个又高又壮，蓄着花白的连鬓胡子，庄重得近乎阴郁的人领了进来。看看他臃肿的面容和自负的仪态，你马上就可以想象出他的生平事迹。他穿着鞋套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从头到脚都是个保守党人、教会成员、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处所说的两件案子可参见《红发俱乐部》和《五粒橘核》。

正派市民，循规蹈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然而，某种奇遇已经扰乱了他与生俱来的冷静性情，他蓬乱的头发、气得通红的双颊和慌里慌张的激动神态便是明证。进屋之后，他开门见山地挑明了来意。

“我遇上了一件十分古怪、十分不愉快的事情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他说道，“我活了一辈子，从来都没有落到过这等田地。这事情非常不成体统，应该说是非常让人愤慨。我一定得知道理由何在。”他恼得气喘吁吁，嗓门儿也越来越高。

“请坐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。”福尔摩斯用安抚的语气说道，“首先，我能不能问一问，您怎么会想到要来找我呢？”

“呃，先生，这件事情似乎不归警察管；话说回来，等您听完相关的事实之后，您一定会同意，我绝不能对这件事情听之任之。我对私家侦探之类的人物绝无好感，不过呢，既然我听说过您的大名——”

“可以理解。好了，第二个问题，您为什么没有立刻赶来呢？”

“您为什么这么问呢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看自己的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一刻，”他说道，“您发电报的时间则是一点钟左右。不过，看一看您的仪表和衣着，谁都可以立刻发现，您受到的惊扰可以追溯到您刚刚睡醒的时候。”

我们的主顾捋了捋自己没有梳过的头发，摸了摸自己没有刮过的下巴。

“您说得对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当时我完全没有留意自己的仪表，一心只想着赶紧离开那样的一座房子。不过，我先是东奔西走地打听了一番，然后才跑来找您。您知道吧，我去找了那些房产中介，他们跟我说，加西亚先生已经缴足了租金，威斯特里亚别墅一切正常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，“我朋友华生医生有个坏



“不过，我先是东奔西走地打听了一番，然后才跑来找您。”

“当然喽，我眼下的模样肯定是很不像话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可我真不记得，我这辈子还有过同样的疏忽。好了，我这就把我的古怪经历从头到尾地告诉您。而我可以肯定，听完之后，您一定会觉得，我这副模样也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没想到，他的故事尚未萌芽即已夭折。只听得外面一阵忙乱，哈德森太太推开房门，把两名官员模样的壮汉让了进来。其中之一正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苏格兰场督察格雷森，一名干劲十足、英勇豪迈、按自身天分来说也算能干的警官。跟福尔摩斯握过手之后，格雷森介绍说，跟他一起来的这位同僚是萨里警局的贝恩斯督察。

“我们俩一起追踪猎物，福尔摩斯先生，结果就追到这个方向来了。”他那双好似牛头犬的眼睛转向了我们的客人，“您是家住李镇<sup>①</sup>波

习惯，讲故事的时候总喜欢倒着来，您刚才的话也跟他差不多。麻烦您理一理自个儿的思路，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给我讲讲，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您头发不梳胡子不刮，短靴和马甲也不扣整齐，就这么跑来寻求我的建议和帮助。”

我们的主顾低头看了看自己不太正统的模样，神色十分懊恼。

“当然喽，我眼下的模样肯定是很不像话，福尔摩斯先生，

<sup>①</sup> 《翻唇男子》当中的圣克莱尔也住在李镇附近，可参看该故事注释。

帕姆宅邸的约翰·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追了您整整一个上午呢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你们是通过电报追到这儿来的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林十字邮局找到了线索，跟着就上这儿来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干嘛要追我呢？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想要您的口供，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，想要您说一说，昨天夜里，家住伊谢尔村<sup>①</sup>附近威斯特里亚别墅的阿洛伊修斯·加西亚先生是怎么死的。”

我们的主顾坐直了身子，大瞪着眼睛，惊恐得面无血色。

“死？你是说他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出了事故吗？”

“谋杀，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谋杀。”

“上帝啊！这可真是太可怕啦！您该不是说——您该不是说我怀疑吧？”

“我们在死者的衣兜里找到了一封您写给他的信；还有啊，我们从信里知道，昨天您打算去他家里过夜。”

“我确实去了。”

“噢，您确实去了，真的吗？”

督察把办案专用的记事本掏了出来。

“等一等，格雷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你们要的不过是一份

---

<sup>①</sup> 伊谢尔村(Esher)是萨里郡的一个村子，紧邻伦敦。



清清楚楚的口供,对吧?”

“我还有责任警告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,口供有可能会成为指控他的证据。”

“你们进门的时候,埃克尔斯先生刚准备给我们讲这件事情呢。依我看,华生,你不妨倒一杯白兰地加苏打水给他。好了,先生,我建议您不要把这两位新来的听众放在心上,就按您原来的思路把您的故事讲出来,要做得跟没有受到打扰一样。”

我们的客人将白兰地一饮而尽,脸上又有了一点儿血色。他惶惑不安地瞥了一眼督察的记事本,跟着就展开了他那段非同寻常的陈述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,”他说道,“可我天生喜好交际,因此结识了一大堆的朋友,其中就有梅尔维尔一家。梅尔维尔是个退休的酿酒商,住在肯辛顿街区的阿贝马尔公馆。几个星期之前,我在他家的饭桌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小伙子。据我所知,他拥有西班牙血统,而且跟西班牙使馆有点儿关系。他英语说得很好,举止讨人喜欢,长相也不输给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男人。”

“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跟这个小伙子一见如故。看样子,他从一开始就对我产生了好感。他第一次跑到李镇去看我的时候,我俩相识还不到两天呢。一来二去,他就请我到 he 那里去住几天。他住在威斯特里亚别墅,地方在伊谢尔村和奥克肖特村<sup>①</sup>之间。这么着,昨天傍晚,我如约赶到了伊谢尔村。”

“我去之前,他已经跟我讲过他家里的情况。他跟一名忠心耿耿的仆人住在一起,仆人是他的同胞,负责照应他的日常起居。那个家伙也会说英语,还替他料理家务。他跟我说,他家里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混

---

<sup>①</sup> 奥克肖特村(Oxshott)也是萨里郡的一个村子,在伊谢尔村南边不远的地方。

血厨子，做得一手好菜，是他在旅途当中雇来的。我还记得，他曾经跟我念叨，在萨里郡的心脏地带，像他那样的人家可算是非常古怪。当时我就觉得他说得没错，只不过，事实已经证明，他那户人家比我想象的还要古怪得多。

“我坐着马车去了他家。他家在伊谢尔村往南大概两英里，房子相当大，跟大路之间隔着一点儿距离，庭院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马车道，马车道两边都是高高的常绿灌木。那是座摇摇欲坠的老建筑，严重地缺乏修缮，看着都让人害怕。等到我的轻便马车停下来的时候，我看了看脚下那条野草孳生的马车道，又看了看面前那道斑驳变色的门，心里不由得犯起了嘀咕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贸然拜访这么一个没多少交情的人。不过，他亲自来给我开了门，招呼我的时候也显得极其热情。接下来，他把我交给了他的仆人。那是个愁眉苦脸、黑不溜秋的家伙，替我拎着提包，领着我去了我的卧室。整座房子都让人心情压抑。晚餐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主人一方面是竭尽全力地营造欢乐气氛，一方面又不停地走神，说起话来含含糊糊，颠三倒四，弄得我莫名其妙。他没完没了地用手指敲打桌子，啃自个儿的指甲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紧张焦躁的表现。饭食本身谈不上丰盛，也谈不上什么烹饪技巧，那个苦脸仆人无声无息地站在一旁，更起不到什么助兴的作用。不怕告诉你们，昨天晚上，好多次我都在暗自祈祷，希望自己能编出一个回李镇去的借口。

“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，兴许跟你们两位的调查工作有点儿关系。这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倒是一点儿也没在意。晚餐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仆人把一张便条交到了主人手里。据我看，读完便条之后，主人似乎更加心不在焉，举止也更加古怪。他彻底放弃了假模假式的谈话，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沉浸在自个儿的思绪之中。不过，他始终没有说起便条的内容。十一点左右，我如逢大赦似的回房就寝。



过了一阵，加西亚把脑袋伸进我的房门看了看，问我有没有拉唤人铃。房间里当时一片漆黑。我说我没有拉铃，他就跟我赔了个不是，说时间已经快一点了，他不该这么晚跑来打搅我。他走了之后，我倒头就睡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。

“好了，我这就要讲到故事里最惊人的部分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亮。我看了看表，时间已经将近九点。我特意关照过他们八点钟叫我起床，可他们居然忘了，实在让我惊诧莫名。我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拉响了唤人铃，结果是无人应答。我拉了一次又一次，始终都是同样的结果。我断定铃铛已经坏了，只好胡乱穿上衣服，怀着极其恶劣的心情冲到楼下去要热水。没想到，楼下一个人也没有。你们可以想象，当时我是多么地惊讶。我在大厅里嚷了一阵，没有听到任何应答，于是就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，所有的房间都是空无一人。头天晚上，主人曾经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，这时我跑去敲了敲门，仍然是没有应答。我转动门把走了进去，发现他的卧室空空如也，床也没有人睡过。这样看来，他也跟其他的人一起消失了。外国主人、外国仆人、外国厨师，全都在一夜之间无踪无影！我这次威斯特里亚别墅之行，到这儿就算是寿终正寝。”

眼看自己的离奇事件收藏之中又多了这么一件匪夷所思的异闻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搓着双手，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“据我所知，您的经历绝对算得上独一无二。”他说道，“我能不能问一问，先生，接下来您又是怎么做的呢？”

“接下来我火冒三丈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有人跟我开了个荒唐透顶的玩笑。我收拾好东西，‘咣’一声摔上大门，拎着提包去了伊谢尔村。我跑进了艾伦兄弟公司，那是村子里最大的房产中介，然后就发现，那座别墅正好是从他们手里租出去的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他们这么大费周

章,不可能只是为了捉弄我,主要的目的—定是赖掉房租,因为眼下是三月下旬,季度日<sup>①</sup>马上就要到了。没想到,我这种猜测并不符合事实。房产中介感谢我好心警告他们,同时又告诉我,别墅的房租已经预先付清。这之后我来了伦敦,到西班牙使馆去了一趟,可他们并不知道加西亚这么个人。接着我又去找梅尔维尔,因为我是在他家认识加西亚的,结果却发现,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呢。最后我收到了您的回电,于是就跑来找您,因为我听说,您专门帮别人解决难题。好了,督察先生,听了您刚进屋的时候说的那些话,我知道您可以把这个故事接着往下讲,还知道那里发生了惨剧。我可以跟您保证,我的话句句属实,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事情之外,我对那个人的遭遇一无所知。还有啊,我百分之百地愿意全力配合你们执法。”

“这一点我完全相信,斯科特·埃克尔斯先生——完全相信,”格雷森督察的口气十分和蔼,“而且我必须承认,您所说的一切都跟我们看到的事实非常接近。举例说吧,您提到了席间送来的那张便条,那张便条后来到哪里去了,您有没有碰巧注意到呢?”

“是的,我注意到了。加西亚把它团起来扔到了火里。”

“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,贝恩斯先生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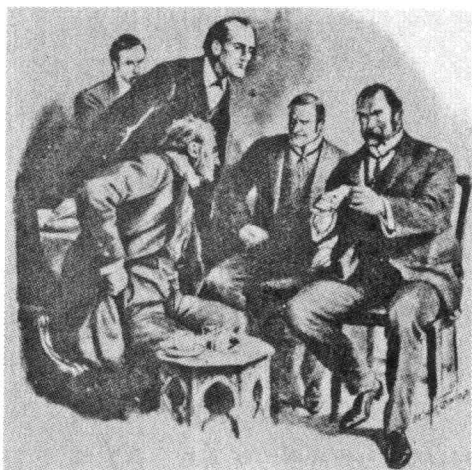
这名乡下探员又肥又壮,肤色红润,双眼虽然差一点儿就消失在了脸颊和眉弓之间的深深皱褶里面,但却显得格外有神,好歹是让他那张脸逃离了粗鄙的境地。这时候,他慢吞吞地笑了笑,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折变色的纸片。

“壁炉里支着一个柴架,福尔摩斯先生,他扔纸团的时候扔过了头,

---

① 季度日(quarter-day)是西方传统中新季节或者新季度开始的日子,大致与二分二至相当,这几个日子通常也是结算租金的日子。在当时的英格兰,四个季度日分别是天使报喜节(3月25日)、施洗约翰节(6月24日)、圣米迦勒节(9月29日)和圣诞节。





“壁炉里支着一个柴架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他扔纸团的时候扔过了头……”

所以我就在柴架背后找到了这张没有烧过的纸片。”

福尔摩斯赞许地笑了笑。

“能把这么小的一个纸团找出来，您搜查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十分仔细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办事就是这么个风格。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，格雷森先生？”

伦敦探员点了点头。

“便条用的是一张普通的米色压纹纸，不带水印。这张纸是一整页纸的四分之一，用一把短刀的剪子两刀剪下来的。写便条的人把纸折叠了三次，加上了紫色的蜡封，加蜡封的时候动作非常匆忙，用来压实蜡封的则是某种扁平的椭圆形物件。收件人写的是威斯特里亚别墅的加西亚先生，内容如下：

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与白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第一条走廊，右手第七，绿呢门帷。祝顺利。D。